

离别在即,作为她的友人,总想写点啥。但当坐定下来,端坐在电脑前,却总觉得有些忐忑,甚至惶恐。月色透进了窗内,月光白了的素纸仿佛生出了灵气。放下了笔,闭上眼睛,当我不再考虑如何书写时,她走近了我的内心。多日来的记忆,闪影在了眼前,如一幅幅流动的画卷,似乎自己找到了如何书写,便是和此刻一样,自然而然着,将自己感触到了的,她的寻常和与众不同,皆悉记录下来。

初识梓涵是在北京的一个文学研讨会上,给人初步的印象她漂亮、优雅、平和。我们坐在一起听课,她每堂课都听得很认真,记录也做得很全面,我没有记上的常常问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次空闲时间学友们互留电话,有个穿着破烂衣服的男友也跑过来要求留她的电话,她很认真地给了那男友电话号码,又把对方的电话记了下来。当有人问起她这样的人电话你也记呀?她平缓地说,人活着不容易,有需要时能够帮就帮一把。让我难忘的是,她还将在出版的个人新闻报道文集送我留念,还有一条漂亮的丝巾——因为他的夫君也是江苏同乡。

此后,在北京散文研讨会上又与她经常见面,每次都如初见时的那般美好感受……她的真诚和强烈的求知欲、上进心,时时感染着我。

梓涵写过许多精彩的新闻报道,出版了专辑《聚焦中国高层名流》、《聚焦中国基层万象》、《言为民生》、《盛世观察》等400余万字,并于今年初出版了诗、书、画一体的个人诗集《梓涵行吟集》。多年来,她作为《人民政协报》特派采访“人代会”的唯一记者,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知,走过万水千山,上访高层领导,下近平民百姓。从人民大会堂走向贫脊的黄土窑,从万里海疆走到高原雪域……寒冬酷暑,风雨兼程。一篇篇沉甸甸的深度新闻报道,道出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群众关注民生问题的心声。她热衷于公益事业,极力为贫困山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她的《梓涵行吟集》首发时,即向宁夏西海固、河南信阳大别山捐赠了五十万册的图书,建立了10多个“民盟爱心书屋”。

作为将门之后的媳妇,她孝顺公婆,相夫教子。在家庭的角色她只是一位妻子、一个母亲,不专横跋扈,颐指气使。她在《做个完美的女人》——写在婆婆八十大寿之日的散文题记中写道:“做个完美的女人,是每个女人的梦想。拥有一个德才兼备的女人,也是每个男人的追求。然而,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只有勤恳温故,善学进取,领悟生活的真谛与其中的奥妙,才可将十全十美的距离拉到最小值。成为自信自立,干练而不失温柔、



著名画家秦百兰绘赠梓涵小像

聪明而不失优雅,被人们欣赏、被社会悦纳、深赋人格魅力的优秀女性。”这些从心底流淌出的思绪让我慢慢读懂了她,和她走得更拢,靠得更近。

今年8月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梓涵作为《人民政协报》新闻评论部的首席记者被报社派往南京参与报道,带领实习生写下了近7万字、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内容涉及南京市的科技、交通、环保、卫生、旅游等诸多领域。她认为,青年奥运会是中国的青运会,写好每一篇新闻稿,让全世界都看看我们中国的强大,看看发展中的南京,让中国梦腾飞得更高、更远,是她作为一名新闻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每每为了采访第一手的报道资料,她经常早出晚归、挑灯夜战,南京很多街道留下了她辛勤采撷的身影:出租车上和司机亲切交谈,步行街头与人们热心交流……为采访江苏省、南京市的全国政协委员、有关领导和青奥会运动员等,她不遗余力,不惧辛劳……

她爱江苏!说自己是江苏人的媳妇,岂能不热爱这片热土地!

我去宾馆看望她,相邀得闲时陪她出去转转。那天,她电话说周末有点空闲,想到梅花山走走。我带上儿子伟巍来到她下榻的宾馆,因为道路拥堵没有自驾车。早餐后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从凤凰台饭店出发,往梅花山方向驶去。司机是刚干出租行业的新手,面对道路不熟悉,载着我们绕了半个城,然后把我们甩在一个没什么人走的山路边。我很不高兴!梓涵却还微笑着对司机说:“谢谢。”伟巍走在前面探路,我和梓涵跟在后面。当走进一片树荫地,踏着落叶铺满的幽径,我心里暗想懊悔:“怎么把梓涵带到这儿来了?”不知是不是为了安慰我,她说这里也挺美的,是一种古朴的美。随后拿出手机和相机咔嚓咔嚓拍起来。我们三人一边走,一边照,不知不觉很快走出了这片树林。

来到梅花山径,初秋梅花山郁郁葱葱,一片翠绿。干净的路旁,美丽的太阳花开得非常艳丽。梓涵说,这里如此漂亮整洁,环卫工人一定付出了很多的辛苦。梅花山收费门口处一座小桥下

作为一位现代社会中的女性,承接家庭、事业、社会等多种责任,一直以来我努力兼顾并使之完满,梦想做一个“福慧双修”的女子,诚敬谦和,仁慈博爱,既有福德,又有智慧,通向至善之境。——梓涵

走近梓涵

边,满塘绿荷红花,煞是动人。梓涵面带喜悦,依着桥栏稍加沉思,即兴赋诗:“花溪碧荷满坡翠,蝶恋彩蕊柳数双。梅花三弄桂送香,神道兰君孤雅芳。”(《感梅花谷景》)

走走停停,伟巍成了此行的专职摄影师。梓涵停停写写,记录下了游览时的点点滴滴。身处万株梅树中我们仍在四处寻觅:只知道梅花开时的芳容,却不识梅花树的真面目。巨人一路走,一路找寻,跟着路标走进了梅园,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些普普通通的翠叶压枝、树干粗壮的就是梅花树。梓涵站在梅树旁掏出手机,很快又敲出一首诗与我们分享:“秋游孝陵寻芳踪,谁遣芳桂送香风?疏影满坡写狂意,不识身在梅山中。”(《游孝陵寻梅》)

蓦地,她停住了脚步,在树旁蹲下来。顺着她的目光,一朵红色的小花,在碧绿的草坪里初绽开来。看她探出了手指,又止住了,不知为何。在她的身后站着的我,也似乎有这种感觉,想要去触碰一下这自然里的一份美好,可又怕惊扰了花儿。但又很想要记录下,这时光里远离喧嚣城市的生命在泥土上绽开的华美。她拿出了手机,半蹲在草丛里,一时仿佛忘记这身衣裳的干净与否,还有头发,是否会沾了点泥土。可我觉得,此时的她,着实折射了内心的美好,是她快乐的时分。树荫下的一行蚂蚁,拦在了路上,大摇大摆着,仿佛它们才是这儿的主人。

行走中谈笑风生,时停时写,我被梓涵的执著所感动。在她的身上由内而外的散透着一种从容、优雅、淡定的气息。虽然很累,但也快乐着。她说要站在最高处看梅林,我们随着路标走进山顶庭园。登高处极目远眺,把梅园尽揽眼底。看着眼前的景色,我们快乐得像孩子似地欢呼着。很多人见过梅花花开时的灿烂,却不曾在意过它繁花散尽的落寂,静静安安地等待着来年再一次的绽放。梓涵多想踏遍整座梅园,走在石块谱就如音阶的梅园路,坐在梅花树下的木条椅上,听鸟儿鸣唱,观梅园景色,流连其间。高昂的情趣就像开了闸的渠

水,一泻而出。在梅花山顶观梅轩一棵粗壮的梅王树干前,她又即兴赋诗一首:“天阙仰品梅王骨,博爱阁轩忆古都。六代浮华摇辘去,金陵今邑歌满秋。”(《梅花山观梅轩有感》)

一路上我们情同手足,她没有半点大牌记者的架子。她说,人人都是平等的,她的梦想是做一个“福慧双修”的女子。她对我们说自己年幼时随母亲下放到乡村,政府只给了几百元的安家费用,两间土坯房是母亲独自披星戴月地做泥坯坯子、在多邻的帮助下修建起来的。因家里子女多,父亲在外工作收入微薄,家境温饱艰难。作为家中的长女,为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她14岁时就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被录取到湖南长沙一所军工院校读完大中专,不满16岁时即毕业分配至一家军工厂当了车工。一次,在操作精密车床制作飞机零配件时,她的右手食指差一点被旋转的车刀切掉,锥疼万分……至今,手上的工伤痕迹清晰可见。但军工厂艰苦、严谨的工作,生活环境,却磨炼、培养了她一丝不苟、知难而进的执著品格,成就了今天业绩不凡的她。

读书、求知一直是梓涵的梦。小时因买不起诸多书籍,就想设法地借阅读、作读书笔记。有时,捡到一张有价值的碎纸片,她都会翻来覆去地看,收藏起来作为资料使用。就来自坚持不懈的努力。她告诉魏伟,学习与充实是一生的行动。年轻人要懂得感恩,要记住父母的含辛茹苦;要有大爱之心,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面对困难,要树立自信,树立前行的目标……

我们边走边谈。远远望着疏影中的梓涵,品味着与她相识相知后的点点滴滴,生发出一种由衷的感佩与喜悦——

喜欢她顶着烈日一步一驻的神韵。阳光下看着她那侧影,柔美中那份挚诚,能感受到她的那份真纯。看到她如此地投入,让自己意象里的李清照,苏醒了在梦里的窗下。无论走到哪里,梓涵都用手中的笔,描述着身处的大千世界。

喜欢她在阳光下舒展的笑容。一颦一笑,在原野上,就像是回归山谷间的

梅花仙子,下到了凡尘世间,流连忘返。喜欢读她的诗。很多同行只知道她是一位资深、笔锋老道的传媒人,却不知她的诗也写得很美:不仅有古风女子的柔情婉约,也有男儿般的豪迈气势。她是才女记者,兼美女诗人。作为拥有众多媒体资源的无冕之王,她的诗歌却从未拿出来发表过。她谦虚地说,诗歌,是用自己的情绪当作火柴,来照亮起眼眸里七彩缤纷的大千世界。写出自己的即兴感赋,主要是记载一种人生前行的轨迹,与亲朋好友进行分享。

在南京青奥会采访期间,奔波中她右膝盖处不慎扭伤了。她却默默无声地干工作、照顾别人。据她带的实习生介绍,刚开始几天,伤处疼得厉害医嘱不让行动。她就用电话约稿、采访,审稿、协调发稿,一个星期几乎都呆在宾馆内……来南京10多天了,踏访思慕已久的梅花山是她第一次出来放松紧绷的神经。尽管伤处还在涂着药,但在下阶梯、斜坡时她还伸出手来搀扶着我,问我是不是走累了。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也多想给她一个支点,眼泪在眼圈里打转,默默地感动着。这细微的举动给予了我,仿佛姐姐一样的温暖。

阳光下,梓涵手持着蓝花伞、蓝花扇,拎着一只绣花包,穿着一双麻缎绣花鞋,很江南的味道,行走在这江南的山水间,就如这梅花山的梅花,任何时节都展现出独特的美,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张力。勤奋、仁爱、博学、慈悲、珍视、惜缘,她在这块土地上传播着爱的种子,她是大地的女儿,回应就有了一种契合。她一直渴望着的,从内心里认定着某种特质,在这自然间得以绽放开来,浮起在了江南的风韵里,用她特殊的情感与江南对话;让自身呈现出来,生命该有的华美。她把自身比作无,安放在自然界中;而自然给予她的,会是最大的馈赠。仿佛兰花,在幽深的山谷中,闻到了天空阳光的味道。然后,屏障一样的山消失了,视线里,是大片大片的原野。就如同,唐时明月、画中的仕女,走进了古风厚重的南京城。

她的且行且停,停下是为了疾书。眼中画卷,陪伴着她。走近她,一路都感受到她的这份对生命对自然的深深热爱。她认为存在于这时空的真实,就是美。在她深邃的明眸里,我读到了照拂大地的温柔……

2014-8-29

注:梓涵,原名张春莉,曾用笔名冷月,主任记者。《人民政协报》新闻评论部首席记者,民盟中央妇委会委员、首都女记协理事,资深传媒人。多年来从事高端访谈和社会热点聚焦,关注留守儿童、贫困母亲等弱势群体,热心于慈善公益事业、文化扶贫活动等。

赵本山 一个狡黠农民的末路狂奔

学习习总书记在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会上,赵本山表态响应习总书记讲话,抵制低俗,坚持“绿色二人转”,“多出好作品来报答人民。”好像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在光秃秃的山岗上升起了一面自己曾经不屑的旗帜。

并且,《时代周刊》还在梳理赵本山的数次危机,比如代言蚁力神风波、突传病危、首次退出春晚。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还在不遗余力地痛批被赵本山带着“跑偏了”的二人转,“就像猪大肠,阉割了二人转三百年艺术升华的发展史。”此前,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也曾毫无顾忌地当面称其“境界低”,并指责本山作品是“伪现实”。坊间流言里的赵本山,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演员和商人,更多地是一个跟错了主子的政治落难大户。2012年,新华网转载了“平西王”薄熙来为赵本山撑腰的文章,有意广而告之。待到薄熙来虎落平阳,赵本山一度形同热锅上的蚂蚁,为争得圣眷一瞥疲于奔命。

赵本山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只不过对主流意识有些狡黠投机

其实,赵本山本质上是一个农民。说赵本山是农民并非贬低,农民在发达国家是一种职业,在中国是一种身份——目前从废除户籍制的动议来看,中国农民最终也会成为一种职业。何况中国的农耕文化已经延续了好几千年,当前虽然全国不断地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但是城市化只是一个表象,骨子里要城市起来至少还得等几代人。农民住进了高楼,不等于就习惯了喝咖啡;农民用了热

水器,未必就丢得下大澡盆。赵本山现在自然是出有车食有鱼,但是,无论怎么折腾,赵本山骨子里就是一个农民。

赵本山从唱二人转起家,二人转说到底就是东北农村农闲时候的一个乐子。两个演员一台戏,男演员一般是丑角,两人在台上互相损,损得越厉害越遭人喜欢,说这显得有点贱,仿佛也不为过。从艺术的角度看,二人转还真不如其他地方剧种,其他地方剧种的排场、化妆、唱腔,那都是有讲究的,没见过除二人转之外的其他地方戏曲就两个人一唱一晚上还把自己骂得狗血淋漓。从语言来说,其他地方戏曲的语言更偏向文学化。要说土,要说农民,二人转肯定算得上最土最农民。要让赵本山演城市市民或者其他城市类的角色,估计这比起鸭子上架还难,赵本山骨子里就没有那基因,所以一提到赵本山,人们想起的就是那个戴破帽子穿棉袄的地道东北农民形象。说赵本山本质上就是一个农民,这大概不算冤枉了他。

不过,如果说赵本山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因此就会十分的纯朴、厚道,那就算看走眼了。农民身上固然有纯朴善良的一面,有厚道老实的一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农民身上的一些不那么好的品质也客观存在,说得轻点,农民身上的一些小狡黠,这是人所共知的。而赵本山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其狡黠的一面显得十分突出,狡黠的德性始终贯穿其间。

其次,赵本山知道如何讨好所谓的主流意识。要说赵本山脑子里没有主流

概念那是小看了他。虽然他只能把农民拿来当笑料,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未必不遭受某些“主流人士”的批评,至少要被目为品味不高,而这些批评对赵本山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所以迎合少数人的喜好,赵本山做起来从不手软。《红高粱模特队》也是如此,最后那一句:“我认为劳动的人就是最美丽的人”虽然显得生硬,但很是让主流们称赞。为主流意识讨好的心理,是赵本山特有的农民式狡黠,这样获得政治倾斜也是不言之中的。

赵本山无法脱离的悲哀“江郎才尽而见钱眼开,从而丢失‘风骨’

农民因为穷怕了,很多时候对于钱财的爱好是超过了人的想象的。赵本山在演《心病》的时候,已经在无意识中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清楚了。而《心病》中的下课村长见钱迈不开腿的心理也很有意思暗合了赵本山本人心态。正是这种心理,使赵本山的“风骨”一点一点被蚕食掉。

赵本山现在当然“不差钱”——弄得起剧团,打得了广告,炒得起房地产,甚至还在足球圈里趟过一回混水,这样的人怎么会差钱?不过不差钱不等于就不爱钱,赵本山自己大概也清楚,要想在艺术上再上台阶,恐怕有点难度了,换句话说,煤矿总有挖尽的时候,资源不可能周而复始循环再生,赵本山自己要挖自身资源是比较难的了。所以,一种紧张感、恐惧感迫使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也是更直接的,更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方式。最为网友病诟的自然是小品《捐助》了。自从赵本山演了《捐助》之后,很多中国人

都明白了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叫“植入广告”,对于这种情形,之前多数人只在地方小台拍的方言剧里看到过。不过那还可以理解,因为地方小台拍个剧不容易,人家出资方想打广告,也算是相互借力,无伤大雅。但是借央视这个公共资源植入广告,钱却流入自己腰包里,就很不把观众当回事了,这固然有种霸道在里边,但可能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老百姓说的越有钱越想钱的人性弱点使然。既然艺术走到了末路,在“钱途”上再不狂奔一下,恐怕就真的没机会没希望了。

江郎才尽而见钱眼开,这固然是赵本山的悲哀,但是个人的悲哀不应该成为群体的悲哀,不能把个人的悲哀转嫁给整个群体。不过,现实经常和我们的期望背道而驰,很多时候我们的悲哀不来自于自己,而来自于某一个人或某些极少数人,因为他们个人或少数人的悲哀把我们强拉进一种悲哀中。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那是悲哀,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悲剧了。

赵本山的“风骨”在钱途上不堪一击,他以一个小市民的心态似乎觉得这一切无所谓,但是他面对政治,赵本山还是显露出和对“钱途”一样的心态,一种害怕失去的焦急心理,政治倾斜和艺人“风骨”历来是一个万古不变的矛盾体,而赵本山选择了政治倾斜,“风骨”次之,他的选择是出于对现实的无奈,并且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原始性反应,想“活着”,迫不得已丢“风骨”。

赵本山犹如一个农民的狡黠末路狂奔,人们自然无法拉住,只能望着赵本山离人们越来越远,这个曾被人们所爱的大师一骑绝尘,留下的是人们对农村艺术再无“风骨”的惋惜。(墨旋 撰写)